

今年6月，中宣部公布了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25种，其中图书11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15种。之前，各地区、各出版单位精心组织上报的主题出版选题共2233种。时至今日，既能反映社会主流意识、传播时代价值，又具社会影响力、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主题出版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特色出版形态。那么，主题出版都包括哪些范畴，未来的趋势又是什么？

主题出版：向精品化行进

□ 魏玉山

2003年，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提出了主题出版的工作思路，用以指导创作者与出版单位配合国家重大活动、重点宣传开展图书创作出版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十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主题出版的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效果：

一是行业内外对主题出版的关注度、认同度越来越高，每年都有一大批精品主题图书创作出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仅据2018年的统计，重点主题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近28万册，远超全部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1.9万册）。

二是主题图书得到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认可，重点主题图书的国内图书销售数量与版权输出数量连创新高。如2018年，在年度单品种印数超过100万册的90种一般图书中，主题图书就有35种，占比近39%。同时，一些主题图书的走出去也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据报道，外文出版社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累计出版20多个语种，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震撼》推出7个语种，其英文版被美国华盛顿大学选为国际关系课程的参考教材；

“红色记忆”系列丛书的《梦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目前已经签了英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阿拉伯语等4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合同，将输出到英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主题图书的海外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潮流。

三是主题出版日渐成为体现中国出版特色的出版方式之一，无论是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安排还是出版单位的工作计划，主题图书都是单独部署，在书店亦是专柜陈列。国内的学术界、出版界等，也把主题出版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予以研究，这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主题出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其主要原因是上下同心，形成了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出版单位高度重视主题出版工作，或组建专门的机构与团队，或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组织专家学者策划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对确定的主题图书，从选作者到编辑、装帧、印刷、营销各环节严格把关，实行全流程质量管理，确保了主题出版物的质量。

刚刚胜利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从战略和全局上对文化建设进行了规划设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时间表。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特别是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方面，出版工作及主题出版都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为了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出版工作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主题出版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的作用，主题出版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要提前谋划定选题。虽然每年主题出版的侧重各有不同，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长期任务，围绕创新理论的深入研究、阐释，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部署、重要的时间节点等宣传也是主题出版的重点，像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可以着眼于未来5年甚至15年，提早策划主题出版的重大选题，做到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

二是要选好作者写主题。做好主题出版物的关键是选好作者或作者团队。对主题出版的要求不仅是主题好、方向对，更是要内容精、品质高。同一个方向的选题可能有多家出版单位在组织实施，主题出

版选题的竞争比一般选题更为激烈，谁能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其核心是写作团队的水准和作品的质量。要找合适的专家写合适的选题，要给作者充裕的时间写作，使专家可以潜心研究而避免赶时间进行拼凑。上文提到的《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100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及独特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阐释了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从而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梦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则用生动的笔触，真实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寻找信仰、追求信仰的奋斗历程。

三是要用丰富的体裁展现主题。主题出版物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学等理论性学术性强的作品，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可读性强的作品，还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等专业作品，主题出版物的读者对象既有党政机关干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者，也有工农兵、大中小学学生，甚至还包括海外的读者。所以，在主题出版物选题策划过程中，视野要开阔，题材可以多样，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四是要精雕细琢出精品。每一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文化产品，每个时代都有可以传之久远的精品图书。主题出版物的策划出版要有精品意识，要打造传世藏书。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即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时代，出版工作特别是主题出版，要以更高的责任意识记录大时代、书写大时代，用出版物全面记录、广泛传播时代的全貌，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既为当代也为后人提供优质的阅读产品。

（作者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本报电（记者 张雅丹）除了萦绕心头的“抗疫”“健康码”“夜间经济”“六保六稳”这些新词语，“逆行者”“后浪”“带货”“打工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爷青回”等网络用语和流行语，令人尤为清晰地想起，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幕一幕。

11月20日，“汉语盘点2020”启动仪式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活动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央视新闻、微博、快手、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协办。12月3日前，网友可通过人民网、微信、微

博等活动专区推荐字词，之后经专家评选、网友投票，12月21日揭晓年度字词。

“汉语盘点”这个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的活动，至今已举办15年，成为岁末语言年俗和文化盛宴，总关注度从100万增至去年的3.5亿。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推出“专家版本”和“大数据版本”的年度推荐字词为活动预热。

你，想用哪个字词来概括心中的2020？

《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电（严苑）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的众多专家学者，近日在中央党校大有书院对《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进行研讨。本书主要内容源于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的“新时代学习大家谈”系列学术讲座2018年2月到2020年2月的学术成果，参与讲座的专家学者着眼国内外两个大局，立足中国发展实践，力图提炼出有学理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的新实践。该院院长王浦劬介绍说，《大局》这本书，从思想、历史、目标、实践、逻辑五个要素上把握大局、把握中国新发展，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明时代的特征和走向。与会专家认为，《大局》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用学术讲政治。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出版

本报电（何焯）讲述中国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经历的《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作者唐虔1950年出生于北京，父母皆为清华大学教授。改革开放之初，他公派留学加拿大，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在经历了回国到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任职后，来到法国巴黎，最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唐虔的职业经历融合了东方文化

的儒雅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也展现了他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与思考。在书中，我们看到一名国际公务员的职场进阶之路以及国际组织中风起云涌的大国较量。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为本书作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认为，该书“不仅使我们了解教科文组织发展的历史和它在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还能让我们了解国际组织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第一次接触书，是四五岁。在大连读大学的叔叔暑假来家，给我带了3本连环画册——《车》《轮船》《飞机》。我爱不释手，不仅经常翻看，还照着画。书中描绘的高速火车、深海潜水、宇宙飞船、星球旅行等预言，如今已成为现实。

1964年上小学，除了疯玩，最好的娱乐就是看小人书（连环画），印象特别深的是多集的《铁道游击队》《三国演义》《水浒传》，打打杀杀，符合男孩子特点，还激发了我的画画欲望，在作业本后画了很多骑马厮杀、飞机坦克大炮。应我的请求，父亲买过两本小人书，一是《战上海》，白描细线条，非常精致，故事性也强；另一本《捉舌头》，内容和画法一般。还借读过表哥的一套《我们爱科学》，好像是杂志，很能开启想象力。

小学没毕业，我就随家里到农村去了。中学只看过两本书，一是跟同学借的苏联侦探小说，记不得名字，只记得里边插图是训练有素的军犬代替搭档的军官脱帽；还有一本是父亲珍藏的《林海雪原》，看后感受到长篇小说的吸引力。

1973年随父母回城，业余时间最大的娱乐还是读书。家里的书大多与父母工作有关，地质、水文、测量学、药理学看不懂，我便把人体解剖学翻了一遍。

母亲在高校医院药房工作，学校图书馆的阿姨来抓药，母亲就请他们帮忙借不能外借的书。中学那几年，我陆续读了《三国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

看《水浒传》和《西游记》，被里边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斩妖克魔的故事情节和特色鲜明的人物所吸引。虽读不出

找寻精神的灯火

□ 李忱

深意，但就是觉得好看，一到学校就与同学白话。当时学校古文教得少，看《三国演义》只能囫圇吞枣。

一次母亲带回本《吉林师范大学学报》，是红楼梦批判专辑。我硬着头皮看，批判的内容没记住，倒把《红楼梦》里的人物关系、家谱图示、爱情悲剧、个性化的人物描写和一些诗词给看进去了，还恶作剧地模仿金陵十二钗的判词，给班里几个漂亮女生各写了一段，要好的男生居然能看出写的是谁。

还有一些书是同学间传借的。读《青春之歌》时，真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的感觉，有一种澎湃向上的激情。

有一年春节到同学家拜年，其父母是省社科院的学者，书架上竟有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苦斗》。这两本书给我印象非常好，没想到革命题材的小说也可以写得如此浪漫和生活，里边的人物就像是街坊邻居的玩伴，天天在一起喜怒哀乐。

那段时间，苏联的文学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对我影响很大。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苦难中淬炼、在奋斗中成长的经历引起我强烈共鸣。

一次到同学家玩，看到他哥哥的一本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一摞20世纪50年代的《收获》杂志，一并借回。杂志很快看完，书看了好长时间，虽然看不太懂，但其中的哲思、原理让我对世界有了朦胧的认识。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启智的书，我后来以理科生身份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与之不无关系。

回想上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没有读书的氛围、没有多少可供阅读的书，但的确是我通过各种办法读书最多、最集中的时期。读书的点滴积累，就像山中流淌的小溪，经雨水冲刷、甘泉涌入，渐渐开阔、汇聚成河，在时代激流中，启蒙人理想、崇尚英雄形象、憧憬浪漫爱情、理解复杂社会、区分人性善恶，不断固塑三观的雏形，补充了扭曲的学校教育，丰富了内心世界，提升了认识水平和境界，有如登山远望，一览众山小。那些书，就是攀登途中精神的灯火。

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

□ 杨小彦



关于摄影，我们总有一种倾向，习惯于从经典的角度讨论这一重要的视觉媒介，殊不知摄影却不是为了经典而存在的。

如果我们有兴趣检索摄影的发明史，不管是史前史还是稍后的历史，都不得不承认，摄影指的是一种人皆为之的机器观看以及经由化学方式而生产的图像这一事实。

从这一点看，摄影首先是匿名的，或者说，摄影本来就属于广大的匿名者。通过摄影这一简便工具，人们得以把日常转化为可存留的图像，把生活中的身影显现为纯然私人的照片。因此，说摄影是一种工具，其定义恰恰指向其大众性，而不是经典性。甚至，摄影从一诞生开始，就具有反精英的性质。所以，对摄影而言，经典反而成为一种偏向。这一偏向的结果是，让摄影从日常中剥离，从生活中退场。

事实上，摄影既不可能从日常中剥离，也不可能从生活中退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讨论过摄影的意义。他一开始就拒绝站在经典的角度，去讨论那些已经名列摄影艺术史的杰作。相反，他的眼光转向广泛的集体合影。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在这一类泛滥成灾的集体合影中，我们解读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相貌。比如，合影中的排列，从来都是明确而清晰的，少有人会在这些合影中，我们得以认知社会。

晋永权的《佚名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述摄影偏向的一种有针对性的纠正，用以凸显摄影本身所固有的日常性与大众性。20年来他购买了数千张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不知像主的相片，看似杂乱无序，却有着形似的衣着、表情，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我很快就听他说过《佚名照》这一计划，作为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一年一度的“视觉研讨会”召集人，我多次请他与大家分享心得。

晋永权为此书所定的“序言”，题目叫“佚名之名”。文章一开篇就指出：“佚名，日常生活的宿命。”由此可见，他的确是认真地把“日常”作为一个关键词而与摄影挂钩的。在绝大多数人把眼光盯着摄影的“专业性”时，他却转向了日常照片。日常照片当然都是佚名的，佚名也意味着专业性的缺失，但这不等于说日常就

人与树：靠近一棵树拍照，或许是人们觉得它好看，或许是人们觉得人该在旷野中孤零零地照相，而应当有所依傍；抑或是深受中国传统画作熏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图式内化于心，不自觉做出的选择。



是无聊的事实，关键还是一种判断。如果换一种眼光审视这些日常的佚名照，我们会意识到，正是在这样一种日常和佚名的状态中，社会秩序才得以“自然”与“自动”地呈现。

我想这应该是晋永权着迷于收集佚名照的动机。他已经熟悉了大多数的摄影经典，也多年从事从经典中解读内涵的工作。在经典中，日常性是被遮蔽的。而在佚名照中，日常性却获得其形式。所以，晋永权把它定义为“日常生活摄影”。他被其中所固着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痕迹所震惊，因为曾经的规训居然如此鲜明地落实在如此海量的佚名中。所以他相信，“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照片，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从而“成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

“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这一定义道出了佚名照的根本性质，也为视觉时代的具象变迁提供了可供考证的实存。阅读大量的佚名照时，犹如在翻看一部直观的、朴实无华的历史之书，引起人对摄影的反思——摄影本来就应该、事实也的确是一种佚名的存在。（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